

的具体分析,适当的加减,在临床上将会有更广泛的用途。

现依据个人数十年临床所见,选用典型病案一个记录如下。

张某,男,31岁,工人。因“感寒后发热、恶寒2天”来诊。2天前患者下班后自觉身热,脱除外套步行回家。当晚自觉恶寒,自测体温38.5℃,无汗,喝大量热开水后,汗出,症状略减。次日天气突变,大雨,湿身。夜间再次出现发热恶寒,头痛、身重,辗转反侧,心中烦闷,诊见:舌薄白,脉浮紧。此乃风寒湿邪俱损太阳,有内犯手少阴心经之象。以大青龙汤加味主之,方中加栀子、淡豆豉除烦。煎法:先煮麻黄,去沫,后煮诸药。服法:分3次口服,有汗即止。

二诊:服上药,汗已大出,烦躁症状消失,余症皆减。但仍感身痛,周身沉重,四肢、头面有浮肿现象,小便不利,脉浮濡,舌苔白。此乃风寒已祛,湿邪仍在之象,《金匱要略》谓:“发其汗,汗大出者,但风气已去,湿气在”。治法仍以大青龙汤加味主之,前方去桂枝、栀子、淡豆豉,加白术、薏苡仁健脾祛湿,煎法同前。1剂汗微出,症状略减,汗止再服,3剂服完,诸症皆除。

从本病例的证候来看,与《伤寒论》中太阳中风的病症有异同之处。《伤寒论》中太阳中风的烦躁为实热,为表里俱实,此证为虚烦,为表实里虚。故用大青龙汤以解表实,加用

栀子、淡豆豉以解虚烦。由于病从汗出后,风寒湿邪乘虚而入,出现虚中夹实之象。风性清扬,湿性重着,故出现周身沉重,头面浮肿,小便不利,脉浮濡。大青龙汤能解表实,逐水饮,但汗已出,再用则汗大出,可能出现“厥逆筋惕肉瞤”的逆症。故减桂枝,削其发汗之力,加白术、薏苡仁健脾以扶正利湿。

如上所述,可以看出大青龙汤由麻黄汤、越婢汤组成,不论是从方药组成上,还是实际意义上都是恰当的。其既有麻黄汤的发汗解表作用,又有越婢汤发汗利水作用;既能发散表邪,又能清透里邪,能治疗一切外感风寒湿邪。在实际应用中,如能结合具体病情,用以加减,则应用更加广泛。

[参考文献]

- [1] 方有执. 伤寒论条辨[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57: 62.
- [2] 张仲景. 伤寒论[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2005.
- [3] 宋·成无己. 注解伤寒论[M]. 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1963: 70-71.
- [4] 聂惠民. 《伤寒论》方药解析大青龙汤证[N]. 中国中医药报, 2004-07-22[8].

(责任编辑: 骆欢欢, 李海霞)

运用颜氏犀泽汤加减治疗慢性乙型肝炎体会

陈洁真, 梁灿, 池晓玲

广东省中医院, 广东 广州 510120

[关键词] 慢性乙型肝炎; 颜氏犀泽汤; 孙子兵法

[中图分类号] R575.1

[文献标识码] B

[文章编号] 0256-7415 (2014) 07-0248-02

DOI: 10.13457/j.cnki.jncm.2014.07.116

中医学无慢性乙型肝炎的病名,根据其发病特点及临床表现,属黄疸、胁痛、湿温等范畴。其病因病机错综复杂,主要是湿热毒侵袭,蕴蒸肝胆而致疏泄失司,脾胃阻遏而运化失常,病势缠绵,脾气虚弱,阴阳失调,气血失和;或先天禀赋不足,外邪趁虚而入导致一系列病理变化。临床治肝之法众多,但均可归于扶正祛邪之列。对于正邪关系的处理,正如清·徐大椿在其所著《医学源流论·用药如用兵论》所述:“防

病如防敌”、“治病如治寇”、“用药如用兵”、“孙武子十三篇,治病之法尽矣”。《孙子兵法》为春秋末期孙武所著,书中精辟地论述了调兵遣将的原则和克敌制胜的方法,这些法则对临床医家同样适用。

犀泽汤是全国名老中医颜德馨教授治疗湿、热、瘀交结慢性乙型肝炎的常用处方。犀泽方^[1]基本组成:广犀角粉(吞)3g,泽兰9g,金钱草、土茯苓、平地木各30g,败酱草15g。

[收稿日期] 2014-02-28

[作者简介] 陈洁真(1980-),女,主治医师,主要从事中西医结合内科工作。

犀泽汤中以广犀角、泽兰入血以清热解毒，活血化瘀；土茯苓、金钱草、平地木以疏肝清热，利尿化湿；败酱草凉血活血。诸药配伍，共奏清热解毒、清瘀血、利湿浊之功效。颜老临床喜加苍术一味健脾燥湿。加减法：湿重者加苍术、猪苓、赤苓、生薏苡仁；气滞甚者加沉香曲、川楝子、大腹皮、枳壳、广木香；瘀血明显者加丹参、桃仁、郁金、红花、赤芍、延胡索、三棱、莪术；热重加金银花、栀子、夏枯草、蒲公英；热毒甚者选加白花蛇舌草、半枝莲、重楼等。不难看出，此方针对慢性乙型肝炎常见的湿、热、瘀、毒、滞诸邪备矣，实属驱邪利器也！笔者试就《孙子兵法》中有关思想，对临床加减运用颜氏犀泽汤治疗慢性乙型肝炎的指导与借鉴作用加以探讨，以求教正。

1 知己知彼，百战不殆

《孙子兵法·谋攻》云：“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体现在中医学上，知彼表现为医者必须详知病症的病因病机、病位、病性、病势、症状表现、演变发展规律、预后、变证及转归等，只有对疾病全貌有一个清楚的把握才能用药及时、准确、有效。“木之胜也，土湿受邪，脾病生焉”（《内经》），张仲景在《金匮要略》提出“脾色必黄，瘀热以行”，“诸病黄家虽多湿热，经脉久病不无瘀血阻滞也”，《诸病源候论》中云“血瘀在内，则时时体热而发黄”，《临证指南医案》中述及“气血不行则发黄”，均揭示慢性乙型肝炎总由瘀热、疫毒，熏蒸肝胆，侵犯脾胃致气血瘀滞、损伤脾胃，或气血不足，或疫毒内盛，甚至引发变证。由于慢性乙型肝炎往往迁延难愈，病程较长，浊毒伤肝，肝失疏泄、横逆犯脾，致脾失健运，脾气受损，临床症状易从虚化、从寒化，热象并不始终存在。综上所述，慢性乙型肝炎以脾虚为本，“瘀”、“毒”二字贯穿疾病的始终。在知己上，则要求医者通晓五运六气、中药各种性味归经，君臣佐使，遣药组方。《留香馆医话》云：“善用兵者，能审敌情，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善治病者，能识病情，辨证投剂，百药百效。”

2 兵贵神速，不宜久；兵未动，粮草先行

《孙子兵法》告诫用兵者：“兵贵神速，不宜久”，其意在说明战争久则士气易减，粮草易竭，补给匮乏，则进不能灭敌，退不能守城，因之而败。“兵未动，粮草先行”则说明补给在战争中的重要。鉴于此，临床上医者当时时顾护脾胃，令“正气”的补给无忧。驱邪时需顾护正气，邪去则正安。《金匮要略》曰：“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同样强调了脾胃在治疗肝病中的重要性。临床上单纯湿、热、瘀邪实证的慢性乙型肝炎患者并不多见，而以脾虚证虚实夹杂多见，

故临床常在犀泽汤的基础上加苍术、五指毛桃(五爪龙)、茯苓等健脾祛湿之品。如脾虚痰湿体质患者在辨证选方治疗时，可多使用五指毛桃，具有健脾补肺、益气祛湿之功效，其性味不温不燥，补气不作火，邓铁涛教授认为五指毛桃适合岭南多湿的特点，益气补虚其功同北黄芪，尤宜于虚不受补之患者，是岭南特色草药中难得的一味佳品，有“南芪”之称。如若湿热瘀久，胶结难解，久病入络者加丝瓜络、橘络、地龙等物可引药入络通经。

3 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

《孙子兵法·虚实》曰：“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又“人以天地之气生，四时之法成”，故治疗疾病时更需因人、因时、因地制宜，区别对待。临床上，常依四时节气变化，处方用药而作加减。如春季要顺应春天的生发之气，宜减酸益甘，以养脾气，犀泽汤中适当加谷芽、麦芽等健脾消食，顺应春季肝气升发、阳气发越的特点；夏季宜减苦增辛，以养肺气，顺应自然界阳气的生长规律，避免用药太过苦寒、或久用寒凉药物，损伤脾胃；而当秋之时，为避免秋金肃杀之气对人体产生不良影响，则要顺应自然界阳气收敛的规律，用药宜减辛增酸，以养肝气，适当加五味子、白芍等酸、甘性味的中药以柔肝养肝，选用少量辛润性味中药，如知母、苦杏仁以清热生津、养阴润肺，以防秋燥；到了冬季，由于天气寒冷，人体的阳气也要顺应自然界规律潜藏于内，治疗宜减咸增苦，以养心气，同时也是培补脾胃的好时机，总以敛阴护阳为根本。

4 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

正，指常规的、正面的；奇，指出人意外的、异常的。“正”凝聚了历代军事的最丰富经验；“奇”包含了军事家个人或群体的权变才智。对医生而言，只有在守常的基础上，善于达变，治病才能每每获验。临床治疗慢性乙型肝炎患者，特别注意细节方面。除嘱其常规服药外，常嘱不可食用“发物”，如油炸、辛辣、烧鹅、榴莲、芒果、荔枝、竹笋等，不可熬夜，睡好“子午觉”等。临床也常配合多种外治方法，如中药穴位注射、脐疗等，配合专人指导患者日常食疗，常可提高中医临床疗效。

[参考文献]

- [1] 颜新. 颜德馨治疗肝病经验方二则[J]. 江苏中医, 1998, 19(10): 12-13.

(责任编辑: 骆欢欢, 李海霞)